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經疑貫通卷二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四書經疑貫通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按四書經疑貫通八卷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稷謂其已佚此本為明范欽天一閣舊抄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

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
有經疑此與素復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問
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
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
研經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
子道在通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
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

崇此題見
日知錄

蓋猶沿元

制至五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
錄此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士之
舊制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經疑貫通卷一

元 王充耘 撰

大學一書言明明德新民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先儒謂正心以上皆所以
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爾然考之傳文
意既誠矣猶不能無欲動情勝之失心既正矣猶
不能無五者之偏身既脩家既齊國既治又不能
無務財用任小人之害何歟

以脩身治人對言則脩身以上皆所以脩己齊家以下皆所以治人未有不本乎脩己者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有國家天下者一切皆以脩身為本然身之所由以脩由於誠意正心身既脩然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經曰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亦曰意既誠矣然後可以正其心心既正矣然後可以脩其身此身既脩然後可以漸而推之以及國家天下初非謂意誠則心不待存養而自正心

正則身不待檢束而自脩身脩則家不待教而自齊國
不待治而自治天下不待平而自平也使脩其一其餘
不必用力焉則一格物而脩己治人之事畢矣又何待
節目之詳有八耶

大學曰國治而後天下平孟子曰脩身而後天下
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後天下平中庸言
篤恭而後天下平天下平一也其致之之功不同
何歟

語其序則始於治國論其本則在於脩身論其道則在於愛親敬長語其要則薦恭足以盡之蓋君子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安百姓脩己以敬所謂薦恭也安人安百姓所謂天下平也

大學齊家治國章言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與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同否

大學爲治人者言之故不能不求諸人而非諸人夫子

為脩己者言則寧不薄責於人無攻人之惡然大學亦言有諸己而後求無諸己而後非則亦未嘗不以自治為急也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與論語之博文約禮孟子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中庸言明善誠身其旨同歟

聖賢之學惟致知存養二者兼致其力而已蓋物理有所未明則存養之功固無所施踐履有所不力則所明

又非已有故聖賢設教於知行不可以偏廢焉論語之博文約禮即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即孟子之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也

大學齊家一章以孝弟慈為脩身立教之本下文引康誥如保赤子以慈愛之義而不及乎孝弟何歟

自事君事長使衆言之則三者不可偏廢引書以明慈愛之義則舉一足以見其餘

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新民章
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峻命不易書
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之何歟

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為德也於新民而
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一以天眷
言其言天命則同其所指則不無少異也

大學末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又言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末言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

驕泰以失之章內三言得失所指固不同矣先儒
乃謂之語益加切何歟

首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而未嘗言何謂而得何謂而失
也次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已切於前矣而未嘗言
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也末言忠信以得驕泰以失則
所謂善不善者豈不昭然而可見哉謂之語益加切信
矣

大學九章言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

所以使衆而終之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十章猶言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而繼之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其旨果有異歟

國家天下雖有大小之不同其治之之道則一而已故孝弟慈所以脩於身而教於家者也而施之國與天下亦同此道焉上章終之以恕是以責人之恕言後章繼之以絜矩之道是以愛人之恕言

大學誠意一章兩言慎獨中庸首末兩章亦兩言
慎獨一主誠而言一主隱微而言其旨同歟程子
於論語子在川上章言其要只在慎獨仲弓問仁
章言慎獨便是守之之法洒掃應對章言君子只
在慎獨程子之言於二書本旨將奚取歟

聖賢之言慎獨雖各有為而言然其欲學者致謹於閒
居獨處之地則一也是故大學於誠意章兩言慎獨而
中庸首末二章亦於慎獨而言之皆以致其丁寧之意

耳蓋閒居為不善則意不可得而誠於隱微處而縱恣焉則體道之工亦為間斷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道之在天地間如川流之運乎晝夜何常有毫髮之間學者能脩身慎行勉強於人之所見而不免縱弛怠惰於人之所不見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故其要只在慎獨為仁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執事之敬如此私意固無所容矣然使其居處而不恭恪焉則天理安能以常存故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惟其於閒居獨處而

恭謹焉故其出門使民之時自不至於懈怠也洒掃應對事之粗而小人之所易忽者也脩身治平事之大人之所致意者也然事有小大而理無精粗於小者而不加謹焉則大者亦有時而虧廢矣故君子只在慎獨要不可以為近且小而忽之也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

也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所謂本末始終先後同歟異
歟

本末始終先後其名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
物有本末指明德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
始在所當先末終在所當後子游以洒掃應對為末以
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為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
此二者而已矣此其所以有不同

大學曰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而其事有不終者也與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之旨同否

孟子所言固本諸大學然大學以好仁屬之君而好義屬之臣民故以下好義為上好仁之效孟子以仁義望梁惠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故言仁義各有其效此為小不同耳然孟子之言亦大學之餘意也

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孟子言自得之

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或先言得而後言安
或先言安而後言得其言不同何歟

大學之知止與孟子之自得為對能得與孟子之左右
逢其原為對故大學之知止而後至於能安即孟子自
得而後居安也孟子居安而後取之左右逢其原即大
學之安而後能慮以至於能得也其言若先後而不相
對值而其意則未始不同

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先儒何以

曰但立誠意以格之

以大學之序言之則先格物致知然後能誠意蓋用意有不實者皆由所知有未透徹故也先知後行理固如此然以用工言之凡有動作未有不關於心者意固心之所發也使格物而用意不專一則鹵莽滅裂豈能反覆究極使事物之精粗表裏無所不到乎此欲格物者所以亦必立誠意以格之而後可也

大學三章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

子止於孝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敬
孝慈信五者為人當俱有之缺一不可為君臣父
子國人所指何為只指於斯耶

此因言文王緝熙敬止而歷數其行事以實之言文王
兼備此五者之德可見其所止無非至善而非謂人各
止於一事也文王之為君也發政先窮民可見其止於
仁其為人臣也三分天下有二而能服事殷可見其止
於敬其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可見其止於孝百齡

而以其三與子推此可見其止於慈故此五者皆所以釋敬止之目而贊文王非泛言人當如此也

大學言物有本末固以本末相對為言矣章末言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而不及末何歟四章釋本末又專言聽訟無訟末章又專以德才言之又何歟大學首章言本末以明德新民對言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所以結上文也章末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脩身以上皆所以明德也舉脩身為本則所謂末者不言可知矣

四章以聽訟釋本末依舊是以明德為本蓋必已德既明自有以大畏民志訟不待聽而自無則治其本而末自舉矣末章以德為本依舊指明德言但所謂末則以財用對言耳

大學言明德新民固以內外相對為言矣至言明明德於天下又若指新民言之引湯盤日新之銘又若指明明德言之何歟且經言明德而傳釋之以明命經言新民而傳釋之以其命維新又何歟

大學綱領有三總而言之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又總其要則明德足以該之蓋明明德固所以脩己至於新民亦不過使人各明其明德而已是新民亦明德也故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引盤銘以釋新民蓋自新者新民之首也釋明德而先之以明命所以推此德之原釋新民而終之以其命維新所以著新民之效

大學經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言本亂末治不言

終始至平天下之傳言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其旨
同歟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承上文而總
結兩段故以本末始終並言章末承上文備列八條目
而總結之故以身為本而在所當脩家為要而在所當
厚蓋脩身為明明德之終而齊家乃脩身之首也故於
八者之中摘取二者而以本末厚薄反復論之其不及
於終始宜矣德者本也德即所謂明德但以與理財對

言則德又為本而財為末耳大抵其言本末雖各有所指然其為本則一而已

大學條目有八以脩身為明明德之終而中庸九經以脩身為首論語克己復禮之目有四而中庸止言非禮勿動者何歟

大學論語正言之故語其詳中庸後出故摘其要

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何言之不

同歟

以知行分先後則格物致知在先而誠意正心之功在
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盡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
以盡乎道體之細

四書經疑貫通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經疑貫通卷二

元 王充耘 撰

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末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首末之言果亦相貫通歟且夫子既曰不愠不知為君子而中庸則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何歟

德成於己而人知之命也其不知之亦命也人不知而不愠是能安於命者矣故足以為君子苟不知命則必

怨天尤人亦可以為君子哉首末兩章之言實相貫通者也且論語以不愠不知為君子而中庸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為聖人蓋君子通上下而言成德之君子是亦聖人而已

曾子一貫章先儒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中庸二十一章先儒曰自誠而明聖人之德所性而有天道也自明而誠賢人之學由教而入人道也二書之言不同先儒皆分屬天人何歟自誠明之與忠

自明誠之與恕抑有同歟

凡事之出於天者皆自然出於人者皆用力故中庸以誠者為天道誠之者為人道蓋誠者自誠而明聖人之德所性而有出乎自然故以之屬天道自明而誠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出於用力故以之屬人道程子以忠恕分屬天人蓋亦倣中庸而立言者也忠者盡己而無少偽妄不假人力出於自然故曰天道恕者以己度人而推以及物不能不用乎人力故曰人道初非以誠明

忠恕為有同也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顏淵問仁又曰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又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仁一也其歲月功效遲速之不同何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言用力於仁則其效為甚速

顏淵之三月不違是能用力於仁者也諸子之日月至焉者是用力而未至者也論仁之為道則不可違於終食之間天理周流無間可容息也論王者易姓受命則必一世而後仁蓋教化浹洽非積久不能致也歲月之久近功效之遲速所以有不同歟

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夫子自十五志學以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固足以見聖人始終之學矣至謂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立而未

可與權豈學者終不可語聖人之終事乎借使學者而至於可與權不知與聖人之不踰矩果可同乎二章所謂學與立抑又有異乎他日孟子以善人信人許樂正子則有始有卒又非特聖人為然何歟且不踰矩為聖不可知之神抑又有所似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是雖應變而不失其常學者可與立而未可與權是能守常而尤未能應變夫以聖人而猶必七十而後從心所欲豈學者驟然可至之地乎

使學而至於可與權則與聖人從心所欲者無以異矣
然則始焉之可與共學與聖人之十五志學無有不同
其可與立與聖人之三十而立亦無以大相遠矣聖人
不輕以行權許學者而孟子望樂正子以為聖為神蓋
以聖神地位不出乎善信之間充極與否則存乎其人
而已人皆可以為堯舜聖學之所至亦豈非人所可至
哉但患不為耳聖而至神則非衆人所能測識也然其
道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與從心所欲似不可以法度

拘而實未嘗踰越乎規矩之外者本無以異也

夫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於放勲之
勞來匡直輔翼振德與孟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同否

勞來匡直輔翼振德此堯命契以施教之方惟如此故
有以鼓舞天下之民同趨於變時雍之域夫子之得邦
家或立之或道之或綏之或動之其鼓舞羣動亦若此
而已立之無不立也道之無不行綏之來而動之和其

效捷於桴鼓影響豈非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之謂歟

夫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而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何歟

上知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愚必明柔必強此以學問言自生稟論之則知者為知愚者為愚愚之不肯為知猶知之不肯為愚是固一定而不移也以學問言之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柔者能固執則亦有時而

立此學問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真不可移哉
人自不肯移耳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
之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
或言義禮信而不及仁知或言仁知禮而不及信
義何歟

仁義禮智信五者其所施用雖各不同然其道蓋未始
相離也是故君子未有能以義為質行之以禮成之以

信而有仁不知者亦未有知及仁守動之以禮而有不信不義者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慎言多見慎行問達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問行曰言忠信行篤敬三章問答固不同也先儒於問行章言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何也

子張務外而好高故夫子因其請問每教以反求諸己其言不必盡同而欲其反己自脩而無慕乎外之意則

未始不同也

論語言脩己以安百姓亦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類耳然中庸首章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程子於此章亦言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且推其極至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而以此祀天享帝何歟

天下平本於篤恭而安百姓由於脩己以恭為敬一而已致中和即所以為篤恭故天地位萬物育一本於恭

敬且推其極則聰明睿知皆由此而出蓋人持敬則此
心無欲而靜虛動直聰明睿知安得不由此而出以之
郊則天神格以之廟則人鬼享豈不足以祀天享帝敬
之功用如此夫

子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曾子
忠恕章先儒曰中庸忠恕違道不遠者斯乃下學
上達之義孟子求放心章先儒謂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梓匠輪輿章先儒謂下學可以言傳

上達必由心悟其說同歟

上達下達與下學上達不同君子日進乎高明此之謂
上達小人日究乎汙下此之謂下達若下學則學人事
上達則達天理蓋人事為形而下天理為形而上故也
下學忠恕而可以上達一貫此下學而上達從事於求
放心者也下學之工夫然此心常存則可以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非上達而何然人事有可指陳以示人者故
言下學可以言傳天理無形而難知非默識於言意之

表者不可故云上達必由心悟三章所指不必盡同然其所謂下學上達則一而已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歲月遲速何以不同若此

先儒謂此類當知其作為如何夫其作為不同故其歲

月之久近功效之遲速亦不同此蓋無足疑者聖人有
聖人之作為善人有善人之作為聖人作為如堯舜禹
湯文武之治天下孟子所論王政是以聖人為之一年
而綱紀布三載考績故三年而有成績至三十年則耕
者有九年之積而可以興禮樂矣故必世而後仁若善
人所為則未能如聖人故必百年而後可以勝殘去殺
其教民亦必七年而後可以即戎比之子路為國三年
而使民有勇知方已不及矣況聖人乎至於孟子論行

王政則大國小國所乘之勢不同均之為師文王也然以大國為之則其成功易如齊方千里有其地生聚繁多而有其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以小國為之則其勢有所不及故其成功也難此所以七年而後可以為政於天下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季康子問政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路問政曰先之勞之仲弓問政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夏問政曰無

欲速無見小利葉公問政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張
問政曰尊五美屏四惡諸子之問政一也何所答
之各異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或救其失或隨其才或就其所
能或輔其所不足故其問雖同而所答各不同然其切
於問者之身則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
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樊遲問崇德辨惑子

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二子之問一也其答之不同何也

各因二子之所不足而告之故有不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何也

仁者何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以為仁者能克去己私以復還天理是故足以為仁若但禁

制其克伐怨欲之私而使不行方之衆人固已為難然其病根終存遇事有時而發見其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然無克伐怨欲者相去遠矣此夫子所以謂其難而不許其為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曰其言也訥子張問仁曰恭寬信敏惠樊遲問仁者三夫子一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二則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三則曰愛人問仁一也夫子答之各異何耶

夫子之言因人而變化隨問而答其言雖若有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足以入德則固無異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或先言知或先言仁何歟又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內省不疚似未足以該仁勇而曰不憂不懼又何歟

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此入德之序也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此成德之驗也成德故以仁為先進學故以知為先也君子反求諸己則動皆天理而無一毫有歉於中是即所以為仁矣仁者必有勇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且有所不避外患之至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此非踐履之純存養之熟者不足以與於此故惟君子能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曰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其旨同乎

夫子於川流而發明道之全體不息者以示人孟子因徐子而取其有本一節以為說至於觀瀾則亦所以驗其有本而已皆未足以盡夫子之意也

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不可謂之無隱矣然則果何意歟

聖人之誨人語默動靜皆所以為教而學者不察惟於
言語上求故聖人曉之以無隱而又欲警之以無言曉
之以無隱使知聖人日用動靜之理即所以為精深初
未嘗有深微不可測度而不以示人者警之以無言所
以使學者學為聖人惟於其行事觀之不必求之於言
語之末也兩章之意所以為相發而聖人之教學者豈
以無言而隱有言而顯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主德言又曰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主文言又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又主道而言三者不同何也兩言其如
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又何也

公伯寮欲沮夫子之行道宋桓魋則妬夫子之有德故
夫子一以道言而一以德言匡人以疑似而致圍非有
意於害夫子者也故夫子雖以道自任必其不能為已
害然以已繼文王之後故為謙退之語不直曰道而曰

文桓魁匡人皆欲害夫子之身故以身之死生歸之天而曰如予何伯寮之愬不能為聖道之行廢故因曉景伯安子路而云如命何在衆人則須聽命於天在聖人則天命在我此其所以有不同也

樊遲問仁子曰先難後獲司馬牛問仁曰為之難原憲問仁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謂可為難仁則不知何也

仁者固先難而後獲仁者固以為之難而言之訥要未可

以難為仁也知難自難而仁自仁則知所以用力於仁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淵曰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又曰守約而施博四言博約其旨有同歟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以知行對言而以行為重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

原闕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後篇樊遲問知則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問仁則曰仁者先難後獲十三篇樊遲問仁則曰愛人問知則曰知人所答何以不同

聖人之教學者或就其所明而通之或因其所失而救之故雖以一人每問而聖人每答有不同者此也故先儒有曰樊遲問仁者三恭敬忠之說當在先天難後獲次之愛人其最後乎即此可以推其餘矣是故告之以

恭敬忠欲其知所以用力也次告以先難後獲使之黽勉從事而無欲速計功也最後告以愛人則德成於己而推以及物之事也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亦因其所不足而告以用功於智至於知人則亦語用之及物者焉然則先後所答雖有不同其語以仁智之道則無以異也

論語言志二章夫子之老安少懷先儒謂分明天地氣象曾皙之浴沂詠歸謂有堯舜氣象夫堯舜

之氣象與天地之氣象何以分歟子路之車馬輕
裘共敝無憾其事微矣謂之亞於浴沂何歟後篇
志於為國固夫子之哂矣而謂之若達便是這氣
象何歟且子路兩言志何以不同夫子曾皙言志
不同何以謂點知夫子之志

天地氣象謂其廣大而無所不包堯舜氣象謂其治平
之極而人皆熙熙皞皞而自得曾點浴沂詠歸其曾次
悠然有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子路車

馬輕裘共敝而無憾其事雖微而其心有與物大同而不私一己之志氣象豈不亞於浴沂堯舜在上禮教大行而貴賤有章上下有等故萬物莫不遂其性使子路而達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氣象果何以異於堯舜之時子路車馬輕裘之言是直言己志有勇知方之語是因夫子有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故遂有得國而治之言其先後不同以此童冠浴沂詠歸長者幼者皆樂而得其所是即夫子老安少懷之意謂點

非知夫子之志而何

三子言志子路之車馬輕裘敝之無憾顏淵之無
伐善施勞夫子之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先儒何
以有安仁利仁不違仁之分

聖賢所言之志其心皆與物共而其氣象有大小不同
夫子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譬之天地化工
物各付物而已不勞初未嘗有意於其間也非安仁而
何顏淵之無伐善無施勞是不自私己子路之共敝無

憾是知同於人知同於是欲推己以及人未若顏子之不自私己者則不知有己之為高不知有己又未若夫子之物我兩忘者之為至以是求之則其高下豈不昭然而可見乎

子貢稱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夫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思稱文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三聖之文未易言矣而孔文子之好學下問公叔文子與臣同升亦可以為文何也

夫子帝堯文王之所以為文者皆其和順積中英華發
外為全體之文子文子之得諡為文則特取其一節
而皆未可與聖人同日語也

夫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夫子告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
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曾子學聖人之道於道有所未達故夫子語以道之一
貫子貢學聖人而未能測識乎聖人故夫子語以已之

所得其言一貫則同而一言道一不言道此也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之一貫則忠恕即所以為道聖人之忠恕也下學忠恕而上達聖人之道則忠恕與道猶為二學者之忠恕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與子罕篇言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同歟

聖人之所以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者以其無意必固

我故也其心既純乎天理而無一毫較計私己之偏故其見於行事自然無所適莫一循夫義理之所宜而已使不能如聖人之絕四乃欲效聖人之無可不可其不流於猖狂自恣者幾希

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十三章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

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
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易事而難說小人難事而
易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
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君子有勇而無義為暴小人
有勇而無義為亂其旨同歟異歟

君子小人所為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
則惟在用心之公私故其行事自然若薰猶冰炭之不

相入聖人每以君子小人並言政欲學者於此察識其所不同而以君子自期小人自警也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章之言固若相戾矣顏淵問為邦則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又何歟

從周者尊時王之制損益四代禮樂者立萬世常行之道二者自不同夫子之欲從先進即所以從周也蓋以

周而比夏商則周之文盛而可觀故夫子美而從之從其盛時之制作非以周末文勝為可從也夫論其可觀則質固不如文要其可以常行則文質固當兼采故以文取周冕又以質取殷輅時之正則取之夏樂之善則取諸韶各擇其善者而從之要不特從周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問君子一也所答各異何歟

子貢能言而行不逮故夫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司馬牛憂於難故告不憂不懼子路好勇剛直有餘則
敬或不足故告以脩己以敬蓋各取其切於身者教之
或以長其善或以救其失所以有不同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武伯問孝子曰惟其疾
之憂子游問孝子曰能養不敬何以别乎子夏問
孝子曰色難問孝一也所答各異何歟

孟氏僭禮則事親或有違於禮武伯不能謹身則或貽

其親之憂子游能養而或不足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才質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皆合天命言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亦曰所以事天也所以立命也又曰莫之為而為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天與命何以分

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命析而言之則天

與命對而各有所重合而言之則曰天命而所重者在命蓋命者天之命也夫天譬則君也命譬則令也分而言之則君自君而令自令合而言之則曰君令而已非有二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積而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言可與共學至可與權孟子言善人信人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中庸言其次致曲至於至誠能化四章所入之門既異所歷之序亦殊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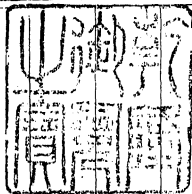
造之域將有異乎

論語中庸皆論其學之所至孟子論德之所極蓋志學
共學致曲皆以用工言而可欲之善則專以德言也學
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即可與行權德至於神妙不
測則以之感人而人無不化矣是則論語二章所造之
域固無有不同而中庸孟子之言其極亦實相通貫蓋
充之而造乎其極未有非聖人地位者也安得而不同
子貢問博施濟衆為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至
問終身可以行者則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若與前篇之言無異矣及其以我不欲人之加
於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為問則又曰賜也非爾
所及何歟

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此自然及物故為仁者之事
能近取譬而推以及物則恕之事而仁之方恕則子貢
或能勉之故因其問而告以勿施於人仁則非子貢所

及故言無加諸人則夫子之不許蓋無者自然而然而勿
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用



四書經疑貫通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經義貫通卷三

四三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經疑貫通卷三

元 王充耘 撰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章先儒曰仁者
愛之理心之德子張曰令尹子文章先儒曰當理
而無私心則仁矣是皆先言理而後言仁孟子亦
有仁義而已矣章先儒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孟
子曰其超一也章先儒曰仁者無私心而當於理
是皆先言心而後言理及三月不違與仁人心也

章則先儒言心而不言理博施濟衆與人而不仁
章先儒言理而不言心仁一也所釋不同何歟

仁主於愛故為愛之理仁該義禮智故又為心之德論
語次章是因孝弟而言仁故先言愛之理孟子首章是
泛言仁義故釋之者先言心之德子文文子是就其行
事而論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伯夷伊尹柳
下惠是其心公而行事自當乎理故先言無私心而後
言當於理三月不違與人心章是專就人身上言故第

言無私心而不言理博施濟衆與人而不仁章是專就
行事上言故第言理而不言心要之心當乎理而理具
於心二者本不相離特言者各有所切耳非以求異也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集註言心之德
愛之理令尹子文章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
謂是皆合心與理言仁矣或先言心先言理何歟
論語仁遠乎哉章與孟子人心章又曰仁者心之
德若聖與仁章又曰仁以理言人而不仁章又曰

仁者天下之正理或專言心或專言理又何歟

仁主於愛故為愛之理仁該全體故又為心之德汎言仁義皆以心之德為先自孝弟而言則以愛之理為切此所以有先後之不同子文文子自其行事而論必其事既合理心又無私二者交盡然後得為仁人故云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合心與理而言仁此其故也仁遠乎哉仁人心章專言心之德者蓋自求仁者言之仁為本心之德非有待於外也而豈必遠求哉以仁與

聖並言則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位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以禮樂待仁者而後行則仁為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不和而不足以興禮樂是蓋所從言之意各有不同故訓釋之者亦隨以異然仁之為道初無二也

夫子言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未嘗言所樂為何事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又曰未若貧而樂所謂樂者與顏子之不改其樂夫子之樂在其中

同歟孟子言君子有三樂又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子之所不明言者孟子皆顯言之又何歟

聖賢之所樂者不過道有諸身故人欲淨盡天理充周其心泰然無入而不自得到此地位者極難惟顏子可以庶幾於夫子耳未到此境者皆學有未至者也故曰好之不如樂之貧而樂樂乎此也朋來而樂樂其善及人也君子三樂其仰不愧俯不忤者即孔顏之樂也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朋來之樂之意也反身而誠即俯

仰無愧矣夫焉有不樂者乎是樂也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夫子之所不明言者欲學者自得之而孟子之發以示人其言益切著矣

論語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皆以仁與聖配孟子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又以智與聖配及曰仁且智夫子聖矣乎則聖又足以與仁與智何歟

聖者德造其極之名仁與智皆其中條目也然仁又為

心之全德而次於聖者也故以仁與聖配是以德之高下對言言上而聖次而仁也以智與聖配即以知與行對言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

夫子以不遷怒不貳過稱顏子為好學又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而未嘗自言所好為何學不識聖人之所好可得聞乎

夫子雖生知而亦未嘗不好學觀其所謂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加我數年以學易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則夫子之所學從可知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學文所以求其理於書修行所以體是理於身而忠信所以裁是理而為之質者也即其以此教人即知其以此自學矣學豈有在於博文約禮之外者乎

宋桓魋欲害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伯牛有疾子曰亡之命矣夫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魯臧倉沮君孟子曰吾

之不過魯侯天也一以身之死生歸之天而一以歸之命一以道之行廢歸之命而一以歸之天何歟

賢者則聽命於天聖人則天命在我故死生窮通在衆人則言命在聖人則言天命不足言也孟子欲學孔子者也故亦以天言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又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
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一以言自學一以言教人
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有同歟志學之與共
學可立之與三十而立異歟法度之器學者之所
當守而聖人乃自謂不踰矩權非聖人不能用而
乃欲學者可與權何歟

一則自言其終身積學故其積累為甚詳一則言其教
人有序不可躡等而其始之所發端皆在於學其終之

所至極皆在於權蓋可與立即所謂守矩而從心所欲
即所謂權在聖人則應變而不失其常在學者則能守
常又須能應變故聖人自言不踰矩而欲學者可與權
夫子言大哉堯之為君也君哉舜也禹吾無間然
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
也已而獨不稱湯武豈應有說乎

堯舜禹文之事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夫子所以稱之
者以垂訓後世使人有以企慕而莫及之湯武之事雖

曰順天應人然要為以臣易君禮不可以為訓於天下
後世以湯武行之則可以他人效之便不可夫子欲明
君臣之義存萬世之防此所以絕口不及湯武之事不
特此也觀其美夷齊稱泰伯以讓者則其於爭者不言
可知矣

論語記諸子言志者二而子路皆在焉其所言不
同何歟夫子何不哂之於其先而哂之於後何不
與顏淵而與曾點何一則自言已志而一則不言

是必有說

子路顏淵夫子之志皆與物共其雖有小大之差而用志一般故夫子不與顏淵若子路冉有公西赤皆規規事為之末而曾點獨超然異乎三子者之撰夫子所以與之蓋優此而劣彼不得不爾也二章固非一時之言又各有意味不可謂顏淵不及曾點而夫子不與之

子以四教章先儒謂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忠信本也於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章又以本末兼

該言是以道德仁為本而藝為末也道德仁與忠
信同歟至於興詩立禮成樂云者特游藝之事未
嘗及於忠信道德仁也而先儒謂為大學終身所
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何歟游藝之與興詩等語果
何歟過庭之訓不惟無一語及於忠信道德仁藝
而樂亦不之及果何意歟他日又曰女為周南召
南矣乎不惟略於禮樂而一經之中止及二南又
何歟

學文修行而存忠信者此總論聖人教人為學之大方也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此以學文修行對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者也詩禮樂為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成之意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故專言學詩學禮就學詩而論之則又以二南為先蓋論聖人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

曾子獨得聖人之學者也其自修宜有異乎衆人

至於自省其身惟三事耳傳習固為人德之方而
孝悌大節乃不之省獨於為人謀交朋友切切焉
且忠信為存心制行之本而獨二者省之其亦有
意耶

曾子以孝行稱其於孝親弟長蓋有不待言者矣且其
以三者省身必非為子弟時事足以見其進學之功老
而彌篤耳何以明之古者四十方物出謀發慮為人謀
豈年少不更事者所能乎且方其從師受學則在己固

有所嚴憚苟或怠惰則有師之鞭辟雖不習而不可及
其年長而學成離羣而索居於是昔之所傳乃或怠荒
而不加習則所得易以忽忘故當此時尤不可不時加
省察推此而觀則必其為父兄之時而非復昔者為子
弟以事親事長之歲月矣不言孝弟者此其故歟忠信
固為存心制行之本然忠見於為人信施於交友則固
其節目之大者於此二者而忠且信焉則其他可知矣
性與天道子貢親炙且未易得聞孟子去聖遠矣

何自而知性善達如賜也方有不可得聞之嘆而
未嘗學問如滕世子者乃遽與道性善何耶

孔子教人使之下學人事而自然上達故性與天道不
易以語人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武固未嘗親承於
堯舜孟子亦豈必親炙於夫子其私淑諸人是即夫子
教誨之所及也觀子思中庸具言性命之蘊則性善之
理豈待孟子而後發哉且孟子時去聖遠而異端起人
之為不善者咸以為其性本然而不思所以變化克治

以歸於善故孟子與滕世子言輒與道性善且稱堯舜以實之使知聖賢可學而能不為流俗之所惑蓋其時世不同故其施教不得不異而非求異於孔子也

夫子自言三十而立其教學者則曰可與立曰不學禮無以立其所立者何事中庸言中立而不倚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曰中道而立其所立者同歟

立也者執守之堅操持之固卓然不為事物之所搖奪

盖立乎義理之中即所謂中立而不倚者也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有所立卓爾自君子觀之則亦不過中道而立爾其為立又焉有不同哉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何也夫子既常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何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是其常君子而不仁者間有

之耳非其常也未見蹈仁而死者是其常殺身以成仁者亦間有之耳非其常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夫子既嘗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以言之不同歟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意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者君大夫自以其政就而問之非夫子之求之也若其居魯而為大夫固執政之人也雖以告

老猶得與聞國政故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固非欲出位以謀其政也

子張問仁而答以恭寬信敏惠終篇言帝王之道有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而不及於恭惠者何歟

夫子告子張或因其所不足故備言之蓋能行五者則心公理得而仁不遠若泛言帝王之道則不必備言且上文因論武王而及此其於武王之事無所見而與上

下文勢皆不相蒙其為錯簡復出亦未可知也

閔子騫仲弓皆列德行科閔子於季氏之召則辭而仲弓則季氏宰其出處何以不同宰我子貢俱在言語科夫子於宰我有聽言觀行之戒於子貢有屢中之言又何歟

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淵而仲弓最居其末意必次於閔子者宰我子貢俱在言語之科然非有德有言者故夫子語宰我有聽言觀行之戒於子貢亦僅言其億則

屢中耳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稱回也不改其樂孟子又稱伊尹樂堯舜之道聖賢所樂果何事歟其樂有同異之分歟

聖賢所樂者無他道充乎身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然處順境其樂不可見惟於逆境觀之而後知聖賢心曾非外物所能為之欣戚也故蔬食水飲簞瓢陋巷足以見孔顏之樂處畎畝之中而囂囂然足

以見伊尹之所樂聖賢所造地位雖有不同然其所樂則不可以同異分也

子貢有無諂無驕之論而夫子進之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及子貢引詩言切磋琢磨以明之夫子乃又有可與言詩之許夫子嘗言子路衣敝縕袍不恥而引詩之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以美之及子路終身誦之則夫子有何足以臧之警其旨如何

子貢引切磋琢磨之詩知學者不可安於小成而有求

進不已之意故夫子許之子路終身誦不悵不求之語則自足其能而不復求進矣故夫子警之夫道無終窮學無止境聖人所以與其進而不與其畫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夫子顏淵季路之言志何者為同何者為異乎子路魯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魯皙所對何以異於三子者之撰乎子路兩言志又何以不同乎先儒謂子路之志亞於浴沂

魯點能知夫子之志所謂知所謂亞何所指乎

子路顏淵夫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此其所以為同但有小大之差爾此其所以為異三子言志皆規規事為之末而魯點獨怡然不為事物所役此其所以異乎三子者之撰子路車馬輕裘之說蓋泛焉自言其志有勇知方之言則因夫子有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故欲得國而治之其言之先後不同以此魯點之志固非勢利所能拘而子路共敵無憾之心亦豈拘於勢利者耶

其亞於浴沂明矣夫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而曾點童冠風雩之氣象固亦物各付物之氣象也豈非能知夫子之志者與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集註謂讓者禮之實也及至子路言志之對則又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然則所謂禮之實者惟於言語之間見之歟抑有勇知方固為禮之實特其言不讓故少之歟

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
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為大夫
大夫讓為卿爭何所生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然
讓倡於上今子路有志於治千乘之國而率爾之對其言
不讓為民上者如此將何以化其下乎夫子所以哂之
蓋禮之實雖不專在言語之間而禮之有無固可於其
言語動作之間覘之矣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蓋謂中可

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則巧易而力難也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夫子並言而譬言之於射乃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則又巧難而力

易歟

藝之工拙存乎人而力之強弱係乎天故中可學力不可強者以在人者可以容其力而在天者無所容其力也然中可學而學不至焉則力餘而巧不足亦未免所知偏於一而所就亦偏於一矣蓋自巧者而論之則以

力為難自有力者言之則又以巧為貴言各有所主不可以一槩論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孔子自言其好學又言惟顏子好學而孔文子亦得為好學五章之言好學同歟異歟

古之學者從事乎脩己治人之道而已自八歲入小學

十五人大學者非不衆也而好學者為難蓋好也者用力之專而志之篤之謂也是故於安飽則不暇求而惟知敏事慎言就正有道其用心於學為何如所未知者日知之而有日新之功所已能者月無忘之而能拳拳服膺而勿失其篤志於學者為何如怒則不遷過則不貳其嚴於自治勇於克己如此非真好學者能如是乎夫子好古而敏求發憤而忘食此衆人所以不如聖人之好學也孔文子學之所至雖不敢與孔顏同科然夫

子稱其好學亦必異於衆人者矣

子貢問博施濟衆夫子以為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而其自言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
敢所謂吾豈敢者其即堯舜病諸者歟抑聖仁地
位終未易及歟

聖如堯舜未嘗有自足之心故博施濟衆其心猶以為
病聖如孔子亦未嘗自謂其德已造乎其極故於聖人
則有所不敢當然必如堯舜孔子而後足以當聖人之

名亦惟堯舜孔子而後足以稱仁人之名其所以不自居者乃其心不自以為足也而豈以聖人地位終不可及歟使孔子而不得為聖為仁則天下無復有聖且仁者矣

回也聞一以知十子貢之稱顏子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之稱其友先儒以友為顏子一顏子也二子之言各有所主何耶

聞一知十所以見其生稟之高惟知義理無窮而不見物我有間所以見其好學之篤二子之稱顏子各有所主蓋以此歟

孔子言少壯血氣不同當隨時知戒孟子言浩然之氣當集義以養之血氣與浩然之氣其有同乎隨時知戒與集義之工夫其有同乎孟子既以塞乎天地者為氣而又以蹶者趨者為氣又果有不
同乎

人之所生者血氣也故當隨時知戒以保養之語其本體則曰血氣其充塞無間則曰浩然之氣人之身豈有二氣哉能隨時知戒則所行自無不義能以集義為事豈有貪色好鬪貪得之失哉然血氣有時而衰浩然之氣善養之則雖老而不懼也塞乎天地者氣之本體蹶者趨者乃吾身之氣為蹶趨所動其為氣又寧有不同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

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而孟子答公孫丑之問乃
謂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何以不同
歟且君子之不教子而伯魚之過庭夫子教之學
詩學禮又教之以為周南召南非教其子之謂歟
且聖賢之教子而於詩教獨詳焉又何歟

父母有過而委婉諷諫非責善之謂也中養不中才養
不才非必親教其子弟也過庭之訓問其曾學詩學禮
與否又問其為周南召南與否即非親教其子明矣聖

賢之教子而獨詳於詩自小學所急者言之耳非有所厚薄也

中庸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先儒謂待之誠養之厚夫敬其事而後其食者士君子之道食焉而怠其事君子恥之必待重祿而後勸尚足以言士耶中庸九經何以言之

自為士者言之則仕非為貧本求所以行道自待士者而言之則必富之以廩祿而後責之以事功聖人之法

貴乎通人情使衣食不給則其於救死且不贍奚暇責其治禮義哉故庶人在官者且必使祿足以代其耕況為士者既勞心以治人而不得食於人豈養賢之道哉論語言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夫仁已分事造次顛沛之所不可違者豈為成名而後為之一有為名之心則好仁之心必不誠矣然孟子亦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以榮辱論仁不仁亦似有為名之意何耶

為仁者固不可有求名之心然名者實之賓名之有無亦足以見其實之修廢況利而行之聖門所則因其好榮惡辱之心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亦豈為過哉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以仁聖並言不及智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以智聖並言而不及仁何歟子夏曰夫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是又合仁智而言聖又何歟

子貢有博施濟衆為仁之問故夫子言此何止於仁雖
聖人猶有所病所以即仁與聖並言而不及智智者知
之所及故為始條理之事聖者德之所就故為終條理
之事因論始終條理此所以以聖智並言而不及仁要
之智與仁為定名聖與仁為虛位仁智而各造乎其極
皆可以言聖所謂聖於智聖於仁是也智以成己而學
不厭仁以成物而教不倦二者兼備非聖人其孰能之
夫子以達果藝稱賜由求三子矣至論成人之道

則臧武仲之知卞莊子之勇而繼之以冉求之藝
焉夫知勇卽達果乃不取賜由而獨取求之藝何
耶

夫子以達果藝稱賜由求者蓋因季康子之問而言三
子各有所長皆可以從政其答子路成人之問亦泛就
其耳目之所覩記者言之故取臧武仲之知卞莊子之
勇冉求之藝焉而非專取羣弟子之所長語之也且子
路之勇夫子嘗有以抑之今焉答其問而就以由之果

語之豈聖人教人之方耶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以者用也夫子之意止欲於其用處觀之而三子之志政就用處言之也若魯點則出於用世之外似非夫子問意而夫子乃不與三子而獨與點何耶

三子規規事為之末其為用也小魯點超然事物之外若無所用其力者然有萬物各遂其性之意其為用也

大故曰便是堯舜氣象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力哉

四書經疑貫通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經疑貫通卷四

元 王充耘 撰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集註謂無者自然而然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
夫子以為非爾所及顏淵言志曰無施勞集註謂
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以施之於人又為知同於
人故無施勞正無加之旨然乃曰其志可謂大矣
未免出於有意一以為自然一以為有意何歟

以無加諸人與勿施於人並觀之則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用力禁止以願無伐善無施勞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對觀則夫子之志出於自然而顏子之願無伐善施勞猶未免出於有意當各自其羣隊求之

論語鄰里鄉黨二十五家為里蓋因周禮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之說也孟子則又以八家同井方里為井都鄙為里何言數之不同如此

授民居與授民田異民居以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

授田以方里為井而八家同井

夫子予欲無言章先儒謂其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請言其所以相發

予欲無言謂學者以言語窺聖人故夫子言吾平日動作無非道不必專就言語上求無隱乎爾謂學者疑聖人示人以其粗而高遠者或有隱而不發故夫子謂凡吾動靜語默無非妙道精義則無高深精微而不以示人者兩章各是一意然無非警省學者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先儒謂其與六言六蔽五美
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請言所以不
相似

聖人語約而事該言近而指遠盖有德有言未嘗有費
辭者即論語一書首尾熟觀可見而獨此數章提其綱
於先而條其目於下辭煩不殺盖自別為一體較之夫
子平時答問之言含蓄從容而自然親切者大段不侔
此先儒所以謂其文體與前後大不相似也况欲仁得

仁又焉貪施之從政似亦不甚親切

先儒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中庸言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引愛己之心愛人釋之則是以仁言恕孟子言仁民愛物集註以推己及物釋之則是以恕言仁何歟子貢博施濟衆之問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終身行之之問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至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又曰非爾所

及何歟

自然者為仁勉強者為恕仁與恕但有生熟之分初非薰蕕冰炭之相反故先儒或因恕而言仁或因仁而言恕所以明仁與恕非二物也但學者未至於從容中道則凡其推擴此心以及物者僅可以言恕而未可以言仁故子貢有博施濟衆之問夫子既告以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必繼之以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及其終身行之之問亦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皆示之以仁而及之以恕者蓋勉強而為恕者子貢能之自然而為仁者非子貢所及也此其所以於無加諸人之問夫子以非爾所及答之

有子言孝弟為仁之本則曰本立而道生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則曰禮所生也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則又曰樂則生矣所謂生者同歟異歟有子既以孝弟專原乎仁孟子又以事親從兄分屬仁義中庸既以尊賢為義之大孟子又

以從兄為義之實抑有說歟

本立而道生言從事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禮所生也
言親親尊賢而有等級隆殺乃禮之所生樂則生言事
親從兄出於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則愛敬之心油然而
生如草木之有生意其為生則同其所指各異孟子以
事親從兄分屬仁義自其大分言之仁與義為對者也
有子以孝弟可為為仁之本蓋仁該全體舉仁而義在
其中者也論良心之發切近而精實則義莫先於從兄

論仁義之施見於事為則莫大於尊賢是故各有所指而從兄尊賢皆所以為義也

南宮适問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稷播百穀固躬耕矣而禹未嘗躬稼也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治水固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其門而不入二書之旨何以背歟

堯憂洪水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禹疏九河稷降播種益烈山澤三人者皆同功一體之人也治水之役勢必偕

行故禹明言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暨益奏庶艱食予
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夫暨稷播艱食則禹固嘗躬稼矣蓋當䟽導之餘相其
便宜有可播種以為民食者稷授其方稷與禹未始相
離也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乎雖謂稷亦過門
不暇入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又曰不患人之
不知患其不能也又曰不患人之不知知求為

可知也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反若又有如好名者
何歟

君子雖不患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名
者實之賓有其實固不患人之不見知至死而不比數
於人是無其實也君子安得不惡之然則疾名不稱者
非患無名患無實也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中庸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孟子小德役大德其小德與大德同歟
論語中庸之言大德小德指德言孟子小德役大德指
人言

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言事親從兄為仁義
之實實與本何所辨歟言本則以孝弟專乎仁言
實則以事親從兄分屬仁義其說不同何歟先儒
謂有專言偏言之異而於四實之卒章以為有子
以孝弟為仁之本意亦猶此抑有說歟

本與末對華與實對仁民愛物皆所以為仁而親親為仁之本此為本而彼為末也愛人及物貴貴尊賢皆所以為仁義而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此為實而彼為華也言本則孝弟兼屬乎仁仁足以該乎義也言實則以事親從兄分屬仁義義所以配夫仁也故先儒釋仁之旨有專言偏言之異焉至謂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意亦猶此者所以言夫仁義之道廣矣大矣而此為其實不出乎事親從兄猶有子論仁而以為本不外乎孝弟

蓋皆取其切近者以曉人使無徒事乎高遠此其意之
所以為同而非以其專言仁一兼仁義為同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學也又稱有顏回者好學孔文子敏而好學聖賢
所好果何學歟其學果有同異之分歟

古之所以從事於學者以全其天之所付以造夫聖賢
之域而已非記誦詞章之謂學也是所以子夏以賢賢
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交朋能盡信為

有學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夫子以食不求飽居不求安而所急者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為好即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以明其能好即古人之所謂好學者又可知矣聖賢之所學無異同而其所造有深淺者蓋各隨其力之可至耳學之至則如夫子可以為聖人其次亦不失為大賢如顏子是已又其次亦必有以見稱於世如孔文是已

毋我者聖人大同於物不私於己也曾子以能問

於不能章集註曰非幾於毋我者不能也子路問
終身行之章集註曰推而極之雖聖人之毋我不
出乎此二章之旨不同先儒皆以毋我言之何歟
不見人之不足知己之有餘然後以能問於不能是
固幾於無我者矣始焉則己所不欲強勉禁制而勿以
施之於人及其久也則自然不以施之於人是固聖人
之毋我矣

曾子一貫之忠先儒曰至誠無息道之體也中庸

首章先儒曰中者天命之性道之體也予在川上
章言道之體也又曰與道為體顏淵喟然章先儒
曰語道體也舜好問好察邇言語錄曰非洞見道
體無精粗差別者不能然也鳶飛魚躍章或問曰
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所謂道體同歟異歟

先儒以至誠無息為道之體其與川上章所言道體之
意同皆以其流行不息者為道體也道本無形因川流
而可見故又云與道為體中為道體以對和而言已發

者其用而未發者其體也顏子於聖人之道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思勉及故發為高堅前後之語所以嘆其道體之妙舜好察邇言蓋以事而見道之有精粗而道無精粗也鳶飛魚躍則即物以見道其飛其躍者在物而所以飛所以躍者道也道本無形隨寓而見本非可以言語形容者也然或以不息言其體或以無過不及名其體或以高堅前後不可為象狀其體夫豈有形質之可言哉亦各隨所見而形容之耳

仲弓問仁章先儒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
坤道也孟子樂正子何人也章先儒曰乾聖人之
分也可欲之謂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己之
謂信屬焉二書之言不同先儒皆以屬乾坤何歟
克己復禮與可欲之善主敬行恕與有諸己之信
抑有說歟

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克己復禮工夫果
決故以之屬乎乾道言其氣象有同乎乾之剛果也主

敬行恕以漸成功故以之屬乎坤道言其氣象有同乎坤之柔順也聖人之剛健奮發同乎乾賢人之靜重持守同乎坤可欲之謂善陽類也故以之屬乎乾善有諸己一定不移陰類也故以之屬乎坤大槩言其氣象各有似耳初非其理之不同也

夫子答樊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與子貢仁在其中之言不同先儒同謂之徹上徹下何也程子於前章曰推之則篤恭而天下平朱子於

後章又曰未及力行而為仁何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其言雖若淺近所謂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而能行極其至雖聖人亦不過如此但有自然勉強之不同而其理初不異也此所謂徹上徹下語謂其言通乎上下無所施而不可也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言為學者當如此而已未嘗有意於求仁也然能如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仁固不求而自至矣蓋聖門所謂學者為仁而已矣故為學與求仁事

雖不同而道理實相貫通初無間隔故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謂其理不可以上下分也篤恭而天下平蓋推之以造乎其極則其效如此也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則據其所言不過學問思辨之事耳言蓋各有所指也

先儒曰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孔子言性相近也集註謂兼氣質而言抑有不明歟孟子道性善集註謂性即理也抑有不備歟告子生

之謂性食色性也孟子闢之詳矣至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又指食色氣稟而言何歟

氣理竝論此自後世註釋者言之聖賢隨學者之通塞而施教各隨所見而立言要不必盡同也孔子言性相近自夫子之所見而立言後世因其相近二字推之則以為兼氣質孟子道性善自孟子所見言之也後世因其專言性善則為專指理言而在當時初無理氣之分也且夫子雖言性相近而於大傳言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何嘗不專指理言孟子雖道性善然於動心忍性性也有命何嘗不兼氣質但如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專指氣為性而不復知有理則有所不可耳此孟子所以闢之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忠恕學者之事果足以盡聖人之道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則忠恕與道為二何歟曾子於吾日三省章言為人謀而不忠而不及恕於大

學之九章言所藏乎身不恕而不及忠又何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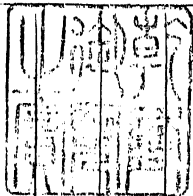
聖人內盡諸心則表裏如一是一之謂忠外焉及物則人
己如一是一之謂恕聖人之道惟此二者而已但在聖人
則出於自然在學者則必須用力此其所以有不同而非
非聖人與學者有異道也出於自然者與道為一所以
為聖人出於用力者猶未能自然此其所以去道不遠
為人謀而不忠是愛人不如愛己即所以為不恕藏乎
身不恕是無以有諸己矣即所以不忠盖忠與恕猶形

影然二者初未嘗相離也

顏淵季路言志章先儒曰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言志章先儒曰曾點之學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氣象不侔矣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又曰子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所謂氣象同歟異歟

子路顏淵雖皆與物共而其氣象小所以為賢者夫子之老安少懷朋友信之其氣象同乎天地所以為聖人三子言志皆欲得國以治之規規事為之末而曾點之志獨超然乎勢利之外其氣象之高下固有不侔且其浴沂詠歸童子冠者各適其趣有堯舜在上而萬物各遂其性之風故為堯舜氣象子路而知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貴賤各得分願其氣象又焉有不同是則所謂氣象本無不同而其所指則不能無異

學者當隨其所指而求之



四書經疑貫通卷四